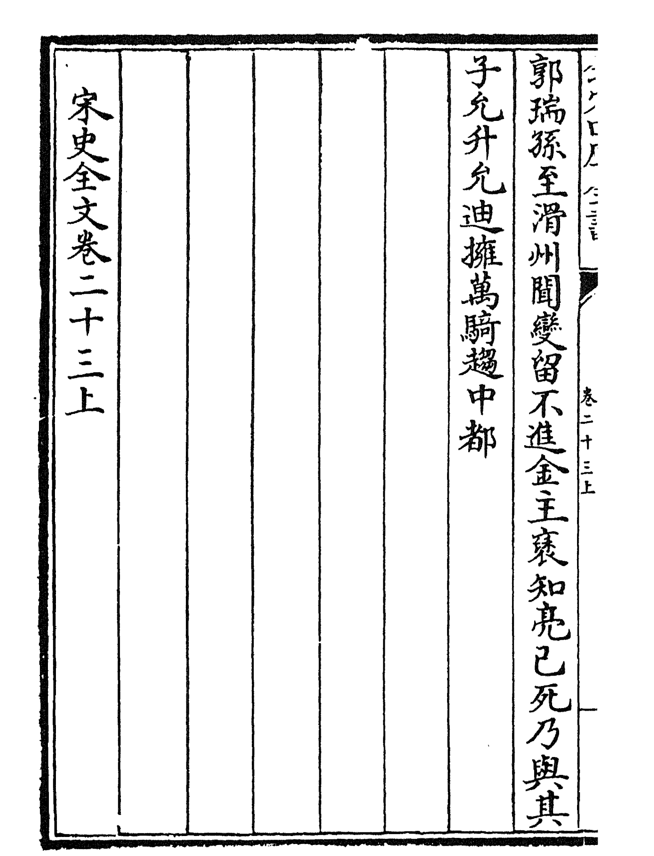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玆金師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重念中原之衆久淪左衽之風頭顱難保於淫刑閭里悉空於重斂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淮皆定　初金岐王亮既為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于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乃併亮后徒單氏殺之亮所遣先鋒將



郭瑞孫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萬騎趨中都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上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下

宋高宗十九

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上在鎮江　己巳金人犯壽春府　壬申上至建康府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檜為人既忌且妬浚起於廢紲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

隱然軍民恃以為重焉　戊寅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
己卯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為監司者一員郡守二員
有不稱職當坐繆舉之罰　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
望令郡守每半歲各䟽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具申監
司監司覆實併與屬郡太守治狀以聞仍下御史臺考
核有不如言論奏殿罰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
至曠廢從之　詔郡守年七十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
宮觀著為令　壬午金人冦蔡州侍衛馬軍司統制趙

樽率諸軍巷戰金人敗乃去　丁亥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准尚書省備到白劄子奉聖旨令臣等同議聞奏事臣切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為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為形勝實東南之要會也今將圖回經略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中原之地久歎淪胥民思拯援如在焚溺比聞大駕進臨江表方徯來蘇至於淮壖瘡痍之人甫遂歸業亦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還軫恐無始望先是殿中侍御史吳芾

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
宰相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集議蒂
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
勢不能相接衆不從遂定回鑾之議　戊子詔曰比者
視師江上敵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臣統護諸將一
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重惟建康形勢之勝宜令有
司增修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可擇日進
發

龜鑑曰惜夫視師之寄不屬之魏公而屬之葉義問使魏公亟趨而任其責則觀其戰功又豈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兼資文武出入將相幾三十年武夫健將言者嘆息兒童婦女知有都督其德為如何加之許國之心白首不渝杜門念咎老而練事今日之浚非前日之浚建府迎謁衛士懽呼浚之措置經綸曾未設施而局面又一變成閔等領三衙而招討散局矣吳璘班師而宣撫結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我師之屢捷為駐蹕之弘規可也未及一月遽爾反旆何耶意者天道厭於西北而黃旗紫蓋應於東南郡否則聖心惓勤而恢復之義將有待於後人耶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錢塘之形勢此其地矣噫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祀夏配天開拓若是亦可以為難矣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當今之計其大要有三一曰進

取二曰招納三曰備守　金主褒遣高忠建張景仁來告登位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伴使知閤門事張掄副之　庚寅宰執奏北使二月渡淮上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商量願聞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輩事朕不得不如此言

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　乙未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　丙申和義郡王楊存中為江淮荊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虞允文充副使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言比者金人渝盟干犯王略今陛下親御六飛視

師江滸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兹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儻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别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專為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故

不暇為張公計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改使川陜存中措置兩淮而已　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言已復先化信陽軍上流事勢稍定　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虞允文充川陜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上不許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復河州　壬寅金人犯汝州守將王宣率親兵迎戰

天大雨虜大敗遁去　癸卯上發建康府　惠逢遣兵
復積石軍　乙巳夜雷　丁未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
舉萬壽觀劉錡薨于臨安府　壬子王宣自汝州班師
乙卯上至臨安府乘馬還大內　丙辰金人犯蔡州
侍衛馬軍司統制趙樽擊卻之　辛酉右正言劉度入
對言今者視師回鑾願止取親臨行陣折馘執俘有軍
功者方得推恩外一切賞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之門
翌日進呈上曰朕嘗諭度朕此行不濫與一人官爵及

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壬戌雪　乙丑御前
中軍統制王宣敗金人于蔡州確山縣於是趙樽自信
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丙寅瘞欽宗重於招
賢寺立虞主上親遣箕執政議上宜服袍履權禮部侍
郎黄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喪堯舜三代之所共也後
世以日易月已有愧於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
後因事則服之庶幾反正本朝典故大葬啓攢必服其
初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真宗九月而

葬何為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服為當前二日

左僕射陳康伯等進呈上覽奏曰朕為人子豈可使事

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都堂右僕射朱倬謂中曰徽考

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當改奈何復因

之倬因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中曰責難於

君乃為恭也　金人復取蔡州　閏二月癸酉金人破

河州　癸未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

拔之　已丑廣東轉運判官林孝澤獻助軍錢十五萬

緡湖南轉運判官黄績何佾獻四萬緡詔激賞庫收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提舉在外宫觀椿為臺諫所擊四
上疏丐免乃有是命　癸巳樞密都承旨徐嘉充舘伴
大金國信使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
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接伴使洪邁移書曰
自古鄰邦往來並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為先帝下
為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歧國無故興師背盟自
取夷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

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貴朝首遣信使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吏侯惠顧曲折面聞　乙未知盱眙軍周淙言富察圖們奴婢齊瑪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國等事上謂大臣曰上天悔禍夷狄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儻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誠國家之福也　三月甲辰總領湖廣江西財賦句伯奮守司農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試太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　丁未金

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
諸郡援伴使洪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
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
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
或又言土地實也君臣名也趣今之宜當先實而後名
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
南不免為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
而歲幣亦可損矣　戊申録文宣王四十九世孫孔瑄

為右廸功郎　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敵氣索於是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陣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鋭士躍出突我軍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逮苦戰久日且昃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誅死鬭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我再用兵敵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敵引衆夜遁璘入城市

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幾不得行　壬子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副使張景仁見于紫宸殿詔館伴使徐嘉等以所定禮示之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及陞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誼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為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徑前掣其書以進敵氣沮上嘉歎之　癸卯金人圍淮寧府　甲寅金人犯鎮戎軍　丁巳言者

請倣漢武故事詔侍從臺諫各舉内外之臣可備使命者以為緩急之用詔各舉一員 戊午金人陷淮寧府金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 己未上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權刑部侍郎黄祖舜進論語解義乃令國子監板行仍賜詔書奬諭 辛酉上諭宰執曰近傳到敵中賞格卿等見否陳康伯曰見之上曰其意何如康伯曰觀其語云邊釁既生未底寧

息恐是京師總兵審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
朕熟金國用兵始末自尼雅滿斡里雅布等在時軍政極嚴
不用賞典止用威脅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
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曰聖識高遠非臣等所及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
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
珙荆南都統制李道會于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
吳璘會于河池前後慱議經畧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

東郭振守淮西趙樽守信陽李道進新野吳珙與王彥合軍于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饑道省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為言朝廷令勸諭民户獻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壬戌上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闕餘皆却之益慮以進奉為名公肆掊尅有害軍政耳時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成閔自淮東赴行在故上語及之上因言宮中平時服食器用無非儉素如燭肩豆腐間以供膳器皿之屬亦無稜道今御廚所用是也朱倬曰當書之為後世法上曰此何足為後世法陳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所其長亘淮南北又有赤氣浮于淮南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夏四月己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農之財一歲所入幾五千萬而內藏

激賞不與焉會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加多則取於民者已盡不可以復求矣惟當痛節浮費蓋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銳驍汰其瘦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陳亡者衆軍多虛籍故芾言及之　禮部侍郎黃中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為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

其虛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為哉上善之　辛未詔淮南新復州軍舉人許於近便州軍一處併試每終場十三人解一人　上宣諭宰臣陳康伯等曰卿等曾詢訪今歲民間蠶麥何如向雖多雨二麥稍黃今已登場而價不閩翔踴朕已令外市糴以知其直二者約度雖小有所傷而成熟亦不減七八分矣

臣留正等曰君人者養人者也食則憂天下之饑衣則憂天下之寒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則田功

云者知小民稼穡之艱難不遑暇逸以就天下養民之功云爾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太上皇帝當蠶麥既成廼潛遣市于外因物之貴賤以察知歲之豐儉惟慮天下之民不得具所養如是則雖處九重之深而民之利病何患乎不知憂勤之心文王無以過之中興之業益有所本矣

壬申和義郡王楊存中還行在乃罷存中措置兩淮而以判建康府張浚兼之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揔軍政皆樂為用　癸酉蠲淮東殘破州軍上供銀絹米麥經總制錢一年　甲戌宰執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先有定論

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上又曰卿等用人當取慤實為上若好名沽激如畫餅然終不可食耳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辛巳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虞允文檄論對撥糴本事之望嘗為允文所薦及議軍儲二人始有隙　甲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軍器監陳洪持祿苟容𩣺駕部員外郎趙廱假手登第不當居天下清選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官清望須還

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乃罷靡　壬辰
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翌日上謂大臣曰廣
問老成不沾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
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則記姓名于簿遇有選用
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
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
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是月大雨淮水溢
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衆　初金國為契丹耶

律所擾威烏克衆數萬漸逼居庸關金主寖大懼與其
下謀謂威烏克兵勢如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矣
設有所求當割河南與之旣威烏克之衆内叛金國得
威烏克戮之契丹之患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寖矣
五月庚子秘書省正字周必大守監察御史　壬寅
興元都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
官軍大敗　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黄河南北蝗蟲
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

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顔亮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豐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　戊申御營宿衛使楊存中復為醴泉觀使御營宿衛司限五日結局　辛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于石湫堰敗之　甲寅權户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數萬衆數月與虜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望在蜀幾

如蕭何之在關中帝曰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為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曰朕初不知與卿有連見大臣言之望婚嫁未畢亦欲令歸但蜀中不可無之望姑令在彼候事稍定朕當大用之癸亥上謂大臣曰自去年完顏亮犯順之後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沿邊差遣士人從便入學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

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於是陳康伯等次第行之　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難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吾人人心既歸敵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秉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乃奏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以御前効用為名於建康府

置營寨安泊詔皆從請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
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徼賤
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
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
令專制弩治車　甲子内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
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
機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
鄙粗寧可遂如志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

幾馬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昚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都總管
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
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陜華
州凡四郡獨敵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六月戊辰名望仙橋東新宫曰德壽　己巳宗正少卿
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將作監張闡為宗正少
卿兼太子右諭德故事宫僚進見當拜奏事當稱姓名

侍立不坐太子悉命復故　庚午以復與金國連和三

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

大事記曰是時北方大亂內有耶律之變而我師之出興州路得十二郡金州路得四郡吳璘復大散關入德順軍父老擁拜幾不可行命張浚判建康措置兩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衛士見之以手加額士卒聞之皆樂為用於是史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又募海舟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而海州之役浚勉張子蓋以功名子蓋率精鋭先入敵大敗于石湫堰國勢非復前日矣奈何敵欲和則與之和欲地則與之地成閔吳拱李顯忠領三衙而三招討局矣王之望奏吳璘回興州而宣撫限五日結局矣意者聖心倦勤復仇之義將有待於後耶

甲戌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同班入見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丐免　乙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覬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邁之詞也　上出御札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寖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計皇太

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為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求底于治詔洪遵所草也

臣留正等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揖遜相繼可謂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至於成周自文王傳之武王武王傳之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然而未嘗親授受也故夫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道其惟我國家乎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順承天意濬發神斷全以所得畀之壽皇而我壽皇荷付託之重十閏之

間兢兢業業終始如一用能增光大業馴致丕平及夫倦勤萬機則又復舉神器授之聖子三聖矩疊規重益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於皇休哉

龜鑑曰或謂揚子雲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子曰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處因往而推來雖千世亦可知也吁世之相去如彼其久也聖人繼作如此其少也堯舜文武之盛其可以數數見之乎我朝自建隆至紹興相去纔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禪高宗孝宗以父子相傳載之琬琰蔚為首稱留衛公正贊之曰堯舜揖遜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文武述作美矣然其授受也不親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禮是高孝之美又將有光於堯舜文武矣顧不偉歟

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上嘗諭

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
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
宮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上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尚
書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
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陞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
罪戾山積聖恩寛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
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
任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

年今老且病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以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入宫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内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内侍扶掖至于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上遽興康伯等陛殿奏言願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

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

尚容辭避

臣留正等曰堯命舜以位舜遜于德弗嗣非獨謙德之美如此蓋以天下重任授之者且不敢輕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竊觀壽皇之初受禪也壓於慈訓不得已而踐尊位側立拱手於黼扆之側已坐復興不敢遽即南面追夫輔臣懇請再三猶有此大位懼不敢當之語真可與舜匹休矣彼漢文帝之即位也東鄉遜者三南鄉遜者再而其臣袁盎者猶且以高世之行推之況於謙畏之心出於真誠者乎是宜大書特書以垂示萬世者也

班退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

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宫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宫

大事記曰歴觀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必本於選人婁寅亮之一言適有以契乎高宗之心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自六歲育于宫中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則其保之也至矣九歲封建國公置資善堂范沖為翊善朱震為贊讀令建國公見翊善贊讀必拜則其教之也嚴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時紹興十三年也秦檜雖有動揺國本之心而孝宗之聖德著明高宗之聖心堅定非檜所得容其私三十年立為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

年矣三十二年立為太子未幾是月丙子上遂内禪
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又曰此事斷
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嗚呼盛哉太祖太宗兄弟相
傳以開創業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禪以植中興之
業創之於先固所以為二百年太平之治
興之於後又所以遺萬世無疆之休也

丁丑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戊寅有旨朕欲每日一朝德
壽宮以修晨昏之禮昨日面奉太上皇帝聖旨謂恐廢
萬機勞煩羣下不蒙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禮部侍
郎黃中奏謹按漢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欲乞依
前項故事詔從之 大赦制曰顧睿訓之博臨懼眇躬

之弗稱凡令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

爰舉舊章用覃曠澤

龜鑑曰凡令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此非即位之詔乎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得之渾渾之書此非聖政之序乎炎興詔令命官裒集必欲恪意奉承是一政一事無不遵之也稽山宸翰分賜宰執目使奉以周旋是一字一畫無不敬之也侍從臺諫條陳事務重言責也亦檢舉紹興之制而行之也卿監百執事日輪面對廣言路也亦舉行紹興之典而用之述太上之意以責守臣令長承太上之問而擇監司郡守知光堯之念岳飛則亟復元官光堯之召尹焞則亟訪岩穴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吾於孝宗其見之

又曰祖宗朝尊禮舊弼優待故老有任在京宫觀及入侍經筵者甚衆至於過闕入覲郊祀陪位并歸第就醫之類所以示眷禮便詢訪者惟恐不至故一時人臣立朝之節雍容可觀宜令國史院檢討聞奏當議遵用又曰應諸路出産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州軍因緣貢奉煩擾致使所在居民以出産之物為苦不唯因口腹之故廣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險阻或至喪失軀命豈不甚痛太上皇帝已降詔禁約切慮歲久未能遵奉自

令一切並罷如州縣奉行滅裂因緣多取以違制論又曰國家愛養士卒非不優厚訪聞軍中管轄人等或使資陪工價或令科買物色多方尅剝比至請錢除滅幾盡自今主帥仰各體國務加優卹以養士氣如尚不悛當議顯戮以勵諸軍又曰昔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親製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請糧之制平時固欲習其筋力以戒驕惰然禁約私役至為嚴切自今不許私役戰士葢造私第營葺房廊修築園圃及興販工作等如敢

更有違犯委御史臺彈奏當重宜典憲　癸未宰臣奏事陳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上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於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卿等可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太上皇帝雖曲諭朕端不敢　甲申詔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凡可

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于理罪不汝加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

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丁亥詔曰朕惟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裒集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列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

詔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　禮部侍郎黄中等劄子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却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宜詳議以聞臣等今詳議除旦望皇帝詣德壽宫朝見外

欲乞於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宫中之儀詔從之　司農少卿朱夏卿奏今來德壽宫合支供米炭未承所屬報到數目詔劄與提舉官據每月合用米炭前期報所屬依數支供付户部施行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紹興二年詔書略曰昔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而對朕當虚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欲望舉行舊典特降詔旨許令百官日以序進則數月之間議論

畢陳而賢愚可以槩見俟其既周即復依舊五日輪對亦不為煩詔從之

大事記曰自即位初年詔百官五日一輪對自是引見一班或三四班而視其所由退而致察所行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辭而除御史鄭聞洗度以歸自輔藩而除樞掾窜屬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的則曰議論人物有以揚輔近臣問郡守得對者孰為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內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揆之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而祿碌者頗以輪對為憂此百官陛對之制而天日照臨賢否畢見也如此

是月詔下工部長貳先將軍器所私役占破借使工匠盡令改正專一造作軍器務要精緻如敢依前違戾監官取旨黜責合千人重行決配委御史臺覺察　上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上天錫英

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右正言袁孚言乃六月中旬霖雨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發洪壞廬屋舟楫而人被其害近又聞江浙之間飛蝗為害此二者同出於一月之內天其或者仁愛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脩德以應之乎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惠養垂及耿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

臣毋滋獄訟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事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于此必罰無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嘆不生增秩賜金若古令典

臣留正等曰舜之承堯咨十二牧在命九官之前蓋民者邦之本牧民者政之本也堯之時黎民既已時雍天下既已無窮人矣及其咨舜猶首及於困窮之民此舜之咨牧所以必首之以食哉推時也壽皇臨御之初首述太上之意戒守令以四事嚴之以必罰而勸之以厚賞聖聖相承事務惠養真堯舜之用心而有宋之家法也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潚御札罷京尹供饋營辦上

曰吏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聞奏如令次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以盡與民間除去科擾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 是日地震大風拔木 癸丑詔御前激賞庫並撥歸左藏庫今後諸路發到綱運准此 己未詔職田米自今輒敢折納見錢並計贜坐罪

臣留正等曰興廉黜貪帝王所以善俗也古者卿以下有圭田以圭名取於純潔欲其食之以養廉今之職田是也月奉之外有此歲入可以自養然猶未滿其欲而高其直以取錢將以勸廉而反以資貪可謂

背戾之甚比宜明
聖所以加誅也

辛酉招進士李珂議論可採召赴都堂審察又詔今後直言上書並付中書門下後省看詳有可採者申尚書省取旨　壬戌詔將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　判建康府張浚奏臣面奉聖訓令措置收糴米斛今來江浙豐稔宜趂時措置其糴本乞從御前支降詔內庫支降銀三十萬兩　癸亥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四

川有名無實之錢遞相積壓州縣各據本年分所收錢物貝鈔赴總領所送納而總領所即據其已前年分所欠之數批改鈔旁理作舊欠則舊欠雖足而新欠仍在恭覩登極赦文積年未納之錢截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與除放甚大惠也應州縣納總領所鈔旁若已改批作三十年以前所欠並聽執用元鈔作本年分改正豁除詔從之　先是敵遣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經略四州地為我師所敗於是以檄至盱眙軍云既有通和

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方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羣臣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上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畧云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若夫議戰與和則亦在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為雪耻之後圖戰不忘和乃欲緩師而自治又曰第當堅壁力禦攻衝謹俟乘機

以圖恢復先是史浩議欲減瓜洲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示敵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　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　是月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敵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八月乙丑朔詔知閤門

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任　丙寅詔曰永惟民之戚休繫于牧守咨爾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之政舉循良劾貪暴及疎怠曠職者以聽陞黜至於任非所長無他大過者亦條列以聞朕當命以他官其令諸路帥臣監司限兩月悉具部內知州治行臧否連銜聞奏

丁卯詔祖宗格法差破禁軍自有定數比年三省樞密院諸房及百司例作名目差占抽強壯披帶之人以充擔擎看管雜役實為蠹兵之弊仰諸房百司除依數目

差破餘令拘收如敢影占重寘典憲　辛未諫議大夫任古奏孟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其典刑夫人之有過而不能治在國法為可廢國之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為可羞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之心潛銷于宲宲之中則專對于外可以無辱命之憂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　戊寅上詣德壽宮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寳行禮　追冊皇后郭氏初后歸于潛邸愔愷惇皆其所生云　九

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
並付後省看詳今已踰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
殼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
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　甲辰侍讀洪遵進讀三朝
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
運盛衰上曰朕以為不然正在人君如何

臣留正等曰大哉壽皇斯言真可為萬世法也人君一心之取舍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何則君子所向者為公正為忠直小人所向者為私邪為佞柔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無所主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從自非聖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昔者舜禹共兜雖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消長果何係乎時運盛衰哉特在人主取舍何如耳

壬子戶侍周葵等言臣僚於合得請給數外陳乞援例增添今後並從本部稽察雖有舊降指揮許執奏不行詔從之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召赴行在周操除

右正言

臣留正等曰舜湯選舉不仁者遠人君即政之初天下特觀其一舉措之間足以逆覘其治象之為何如也壽皇嗣登大寶妙柬人材如銓如十朋如操者顧未可亟以皐陶伊尹之事業闡之然其砥節勵行實當時海內之所傾心者也乃於一日之頃或賜之命召或擢之諫垣使朝廷凡所召用類皆如此豈不足以大慰天下之望哉舜湯得其一壽皇有其三其光明盛大之舉不止加前哲一等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之覩覩此而已顧不休哉

龜鑑曰敬觀高宗尊號之上名曰光堯是以堯尊其父而以舜處其子也重華叶帝之事亦嘗講聞其大畧乎舜典一篇乃舜即位初年之事而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孝宗初政即此而論之真可

同日語是故戊寅大赦其與眚災肆赦同一心丁亥寬卹其與欽哉惟卹同一意時政有闕許令直言其明四目達四聰之義欲咨爾分土之臣明示朕意其咨四岳咨十二牧之舉欲脩良貪暴壓黜有詔是何異三考之黜陟貪利受賂明正典刑是何異四凶之誅殛尊禮舊弼如勉留康伯再相魏公即因堯輔佐之遺意也收召善類如起胡銓叙王十朋擢周操即十六子堯不能舉而舜舉之也懸之方絃玉之始琢聳人觀聽表表若是以即位之一年攷之則二十八年之聖政皆可自是而推矣

庚申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王繼先罪惡稔積羣情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欲乞寢

罷令任便居住指揮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　壬戌詔吳懤劉藻黃開陳騤陳岩肖周允聞沈竟聞沈竟咨汪必明褚觀劉祖禮上書皆已親覽有補治道京朝官可減二年磨勘選人與循一資布衣進士與免將來文解一次　是月封皇子愭為鄧王愷為慶王惇為恭王　冬十月丙寅侍讀洪遵讀三朝寶訓至真宗論政理謂宰相曰朝廷但守清靜之理凡事務詳酌而行勿使庸人擾之上曰天下本無事遵對曰誠

如聖諭　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分為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聞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内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來上　左僕射陳康伯乞解機政御筆曰太上皇帝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豈朕涼非不足與為治況今邊陲未為無事卿縱欲捨朕而去寧忍違太上皇帝之意耶太上御筆曰皇帝來奏卿上章力乞解罷欲吾親

筆諭卿皇帝以卿元老耆舊方委任機務留卿之意甚堅卿可體至意不得再有陳請　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見奏事上曰陸廉公事候將來結案日更來奏知江淮宣撫使張浚劄子奏臣近措置招集御前萬弩手其所招人多是莊農間有稍稍出衆之人恥與為伍臣昨乞別置武騎毅士三百負以待謀慮過人勇敢絕衆者至今未嘗指揮臣續體訪得淮北歸正忠義及見今將佐之家往往有武勇壯健曾習弓馬者甚多以所請

既薄不願前來契勘諸軍見招武勇効用每月食錢九貫米九斗皆是旋刺南兵艱於教習今來大約可將武勇効用三人請受以給彀士二名詔從之　庚午侍讀洪遵進讀寶訓至太祖嘗視朝罷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内侍王繼恩請其故太祖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上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何敢輕忽又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欽又讀寶訓至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

每日所為自有常節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其可得乎上曰祖宗不特明治道又達養生之理所以治道清靜又讀至綾錦使王贊上織錦匠充濫之罪上令引對反言贊私役工庸覇之皆實特詔杖贊降秩賜織匠采帛上曰祖宗精於治道如此遵奏云願陛下以祖宗為法天下幸甚　右正言周操奏國家內設百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不

數月望為郎自郎不數月望為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陛下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悉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　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徐度劄子討論慶歷至建中靖國所載勲臣名次或有未盡欲令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後有合籍記者已降指揮令聖政所接續編纂今申請乞下吏部盡數抄錄併移

文諸路搜訪勲勞實迹繳申朝廷詔從之　壬申右正言周操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為六部而御史臺有六察所以相為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違者今之六房六部人吏積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察所隷官司親加詢究小事具奏大事隨長貳上殿庶幾察官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甲戌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

三月終令户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務行實惠
丁丑殿侍張震奏兩宫冊寶執事者例蒙慶賜奉承于
兩宫者皆已拜官爵而吏胥無知舞文巧請尚書省人
吏大者幹官與減二年磨勘小者減半而太常寺等處
人吏又不與焉此何為者願明降指揮並行追寢詔從
之　戊寅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切見去年李顯忠所保
明擯澗山賞並采石賞與吳璘保明方山原賞隴州賞
厚薄不侔如臣愚見欲立為功賞格式須下諸將如拔

某城斬某將破某衆者謂之竒功其次為第一第二第三等各當轉若干官並須各有實狀就其軍中以次保明推恩詔令檢正左右司同共看詳立格聞奏右正言周操奏去冬敵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節次奏功數日浩瀚略無限節欲乞下張浚陳俊卿公共商議如何措置以杜僥倖詔令張浚陳俊卿覈實聞奏是月以王之望為川陜宣諭使時敵將合喜方與吳璘爭德順軍或生棄三路之議宣諭使虞允文力請勿棄

章十餘上乃罷允文而命之望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益示以棄地之意也尋詔允文往璘軍前計事畢赴行在　賜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進士出身以樞知院史浩同知黃祖舜之薦也　十一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張震奏論國子監已減正錄二員不宜復置上曰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材朕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　丙午臣僚言近日於淮東西總領司各椿留米一百萬石備宣撫司移屯支用内撥浙西

常平米一十三萬二千餘石往淮東江東常平米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切惟常平一司蓋備水旱盜賊緩急之用積年陳腐及移易借兌殆居其半一旦三分取一兩路所積幾無餘矣間遇水旱盜賊之變將何以為備乎詔戶部看詳戶部申乞於兩浙漕司和糴米撥一十三萬二千餘石赴淮東江東西漕司和糴米弁江西上供米建康中納米九千石共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其江浙常平米更不取撥從之　庚戌進呈方

滋論沙田疏上問沙田事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捐陳
康伯等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
為國斂怨君子務存大體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
上曰然迺詔措置沙田蘆場指揮更不施行　甲寅殿
中侍御史張震言竊見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內臣年及
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至皇祐五年
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為額嘉祐中韓絳奏內臣貪多
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熙寧中神宗諭

輔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隷前省官又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職事乎呉充對曰此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至於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撥填宜立為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會慶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叙用近覩登極赦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并永不取叙人並與叙元官甚失祖宗痛繩贓吏

之意乞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已贓並不許收敘如有已放行收叙者即為改正從之　辛酉御史中丞辛次膺奏臣恭奉詔書除常朝便殿引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非泛朝謁並諸請假并已降指揮殿下令閤門人扶掖今後如遇德壽宮起居臣欲乞趁赴立班許臣就用本臺知班二人扶掖從之又詔張燾朝謁禮數並依辛次膺已得指揮仍許乘轎入出皇城門至宮門內上下馬處　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

言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粮斛浩瀚悉泝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舟人逃遁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臣今者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千頃自兵火後悉已湮廢臣今先築堰開渠并合用牛具種糧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為名令姚岳兼領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令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

時務仍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犂然有契于衷已
令侍從臺諫集于都堂令賜卿等筆札宜取當今弊事
悉意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
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
密院事上問為治之要燾因奏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
舉行祖宗故事詔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
救之之宜乞檢舉行之故有是詔　癸酉給事中金安
節言丞指揮成彦忠皇城司任滿賞并兩任翰林司滿

賞特與遥郡上轉行兩官按尚書省右選令諸武功大夫實歷邊任有五人保舉磨勘轉遥郡刺史已後並理十年轉遥郡團練使至遥郡防禦使止祖宗之法不輕以授人如此彦忠今年五月方轉遥郡刺史今來半年於刺史上轉行兩官則是二十年磨勘五月之内一旦得之於考績之法無乃戾乎欲望付有司依格施行詔從之　給事中金安節繳駁劉允升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効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

一時微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
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去年立軍功者勞逸異矣
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承宣為皇城任滿遂將轉節
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
從之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
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
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為定式
給事中黄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

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句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為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為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致顯著不帶遥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於遥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遥郡承宣一落階遂為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季正

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宣贊舍人纔遷一官
經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去等差遣非正
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為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
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得允當欲乞施行自降指揮
日為始詔並從之　辛巳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
大奏皇叔蘄州防禦使士㵵湊用恩平郡王璩減年磨
勘轉官竊見南班正任十年一轉初無回授之法又宗
室歲得減年依條許與子孫遥郡刺史以下收使今士

豢於恩平郡王璩實為叔祖乃用姪孫減年於法為不合於體為不順一也法許用之於郡刺史以下今乃施之於正任防禦使以上相去遼遠二也欲望追寢前命從之 上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昫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直其寃狀卓傑捕趙鼎送葬酒又搜其家私書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為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為王鐵家治盜欲煅煉富民多取其陪償王

正已為司理卒平反之此昔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録　丁亥内降付下寛卹事十八條内一項訪聞諸路郷村惡少無頼以販鬻私茶鹽為業良善之民多被強賣稍不聽從日後犯敗必行供指逮得賄賂乃與除免自今應犯販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違者許越訴承勘官吏宜重寘于法又一項訪聞州縣捉獲盜賊獄吏輙教令廣引豪富之人指為窩藏至有一家被盜鄰里富室為之騷然賊

情未得而胥吏之家賄賂充取平居富民或與吏輩小
有毗睚一得賊徒使之通注其禍尤酷自今除緊切干
證外不得泛濫追呼如違許越訴别移所司推勘指教
舉節吏人反坐官負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昔史臣論漢宣帝興於民間具知閭里
姦邪吏治得失及親政孜孜民事選良二千石與之
共理詔旨惻怛為民而下者大半卒之吏稱民安為
漢中興之主壽皇即位未三月内出寬恤十八事凡
民情之疾苦纖悉委曲無不周知如州縣秋苗官吏
規取溢數以濟貪暴如豪右兼并圖免過割致貧民
産去税存之害與夫一時搶攘甫定之際所以勞來
安集之策未易以縷舉至於治私販鬻盗賊有司並

緣為奸尤切致意可謂憂民之憂矣二十八年之間撫摩愛養民安閭里道洽政治豈非知所先務哉今二者之弊州縣積習民猶以為病申救之可也故特詳著焉

龜鑑曰讀寬恤十八事之語真見其有勤求民瘼之心讀毋縱吏奸毋棄民時之語真見其有勤恤民隱之心聞林機之論則責以不體朕意聞王大寶之對則諭以不可擾民江東之和糴既免福建之上供復蠲官司之貼換纔除而錙藁之樁積繼罷出內帑銀絹以輸民租出爵募民以激富室或賜僧牒或賜米斛以恤饑荒或置社倉或置屯田以備水旱江東得劉恭父而民不饑浙右遣朱文公而民得飽矜憐惻但是其仁民之實者然也

又宣卿事內令省部係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職當在

民上所宜廉謹以立基本訪聞積習成弊官員士庶理訴公事賄賂未至則行遣間回問難不已所求如欲則雖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請有此等被抑之人許詣登聞鼓院陳訴當議重寘于法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詔下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　是冬上召

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遥為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揺奪時敵以十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敵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敵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

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大異之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宋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詔改元　詔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士三人三省樞密院詳議立定薦舉格式謀畧沈雄可任大事寛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

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如被舉之人成立功効其舉官取旨推賞如或敗事亦加責罰　是月參知政事史浩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判建康府張浚為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時敵將萬户蒲察徒穆及偽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　詔吳璘可進可退當從便宜　新知永

州陸廉恃貸命不刺面配韶州仍籍没家財以前知滁州在任贓汙不法也　刑部侍郎路彬言官吏有雖犯贓不至永不收叙者及未甞經勘斷止是約作贓罪者乞依赦與叙元官詔刑部將犯贓罪入第一等人不許叙復餘依常法也　二月丙寅臣僚言欲清入仕之源莫若減任子之法詔臣僚任子見遵祖宗法度理難遽改可令吏部嚴銓試之法自令初官不許用恩例免銓試呈試並候一任回方許收使雖宰執亦不許用恩例

陳乞回授初官免詞　庚辰詔曰朝廷先降本錢付諸軍回易正欲贍給軍用應將帥當召募幹人經營回易訪聞諸軍盡將官兵彊給本柄營私圖利百端抑勒自今後如敢仍前必重寘典憲

臣留正等曰養兵以待用平居之日贍之必周然後有用之際可以盡其死力李牧之守邊軍市租盡以給士卒諸軍回易為此設也後之將帥未能以市租饗士反以回易之貨抑逼之拘其廪給痛刻削以自豐其可容哉壽皇初元首下明詔如日之明如霆之震養兵御將誠得其道也

壬午詔已降指揮今舉諸科進士務取學術深淳文

詞剴切策畫優長之人可令禮部將今來省試上十名策場卷子編類繕寫成册投進以備親覽如有可行事件當下三省取旨施行　三月丙申詔祖宗嘗御便殿親閱衛士蓋以嚴宿衛之重練爪牙之士以備征討應諸班直殿前馬步軍司舊管禁軍可自今特選彊壯披帶教閱其管軍合各條具訓練格法申密院取旨　乙巳臣僚輪對奏言國家設科取士猶慮其有未盡又於隱逸必欲羅而致之真宗起种放於華山哲宗起程頤

於伊洛光堯起尹焞於川蜀欲望盛時慱訪遺逸從之
詔畧曰朕嗣位之初驛召旁午凡搢紳之老儒林之秀
莫不明揚顯擢布列中外尚念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
無荷篠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自晦於卜祝或沉
痼於烟霞部刺史二千石為朕搜羅其有懷瑾握瑜埋
光鏟釆迹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延納
癸丑吏部言欲依白劄子所乞將諸縣分繁簡難易
令本州長吏依監司法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其在州

并管下縣見任官若有才能堪充知縣者亦依此對換以上各不理遺闕如對換不實或輙狥私意或有才不稱職之人仰所屬監司將長吏按劾從之　甲寅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臣定為十等令觀察使以上及統制官各舉所知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授以榷酤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史歷為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

京東捉賊或邊上任使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或經畧司教押軍隊准備差使乞取近歲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屯駐將下準備差使等詔從之　乙卯詔畧曰朕自踐位首行曠澤續降寛恤十八事而郡縣之間不為布宣繼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惠孚於百姓　庚申詔霖雨為沴雖側身修行尚恐誠意未孚可令諸路監司守令應遇災傷去處常切賑恤困窮糾察刑禁　是月雨雹　召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赴

行在浚中道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發乾剛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上詔浚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　夏四月乙亥詔軍興以來應朝廷科降并督視行府兩淮節制司江淮宣撫司都督府收買軍須蓋造營寨之類並係科撥經總制及支降激賞錢銀於州縣和買計置尚慮官吏因緣掊斂不即還直許令人户越訴仰所屬監司按治以聞　己卯詔

應客販耕牛過江往淮南州縣仰經所屬自陳給據與免本處投契及沿路幷所至收稅幷免收船渡錢有違戾去處監司按劾　壬午右正言周操奏臣近奏方今彊國在彊兵彊兵在豐財豐財在節用乞陛下躬行於上以身先之聖意俞允令臣詳具合行裁減之數以聞欲乞依倣寳元慶歷故事特降指揮委差户部長貳及臺諫同共往來詳議條畫應宫掖用度許行取會斟酌裁減庶幾内外一體人無異辭詔從之　都督江淮軍

馬張浚奏楚州幷漣水軍接海州界多有淮北及山東莊農將帶老幼或牛具散在沿淮欲從朝廷委自兩淮帥臣行下所部州軍責令知縣縣令多方措置招誘耕作若能招及三百戶知縣縣令除到任任滿賞外與轉一官知通減半若過此數並與𣵀蒲賞詔從之　丁亥給事中金安節奏事上曰近日都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來朕無不聽　詔有司所行事件並遵依祖宗條法及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揮更不得引例及

稱疑似取自朝廷指揮如敢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丁亥吏侍凌景夏等言看詳到百官應詔可行事件數內一考課所以別能否也祖宗鑒月限遷敘之弊非有勞者未嘗進秩故當時任作坊副使有十餘年者任右補闕有十六年者任御史中丞有十二年者比年以來仕於朝或季一遷或月一改居官而書考者鮮矣況三考乎外之監司郡守小州換大州西路易東路送往迎來祇益擾攘臣願用祖宗久任之法則能否可以悉得矣

詔三省密院檢坐紹興二十八年手詔行下是年十一月庚戌降詔

已丑侍臣看詳到百官應詔言事侍從卿監所舉縣令不公欲令歲考縣令之課以上之考不以實令御史糾劾其縣令有治績與不任職者不特賞罰其人并與其舉者而賞罰之庶幾舉者不敢徇私而被舉者無不竭力詔從之　是月始限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尋又增二十員　賜進士第自木待問已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甲午詔自今以薦舉上書登對

真材實能無吝褒權其餘令籍記姓名以俟選擇無狀者罷之仍追坐繆舉從中書門下檢正余時請也　以王十朋為侍御史十朋奏疏畧曰聖人之德無以加孝而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歷代帝王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靖康之禍臣子有不忍言者恭惟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聞每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

之臣比因宣名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慘然三四十年矣
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
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復欲蹈昔日姦臣
之覆轍屈主以和夙世之仇讎指祖宗中原之土為敵
人之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敵之人民謂
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讎以
絕生靈歸附之望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
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

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人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敕有位陛下既率之以孝羣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可以通神明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可以無負太上皇帝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興耶　辛丑起居郎胡銓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首蒙召除曾未旬浹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許時可謂無辜朕自知卿

與王十朋銓曰臣與十朋不同十朋陛下潛邸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不當用者如十朋非朕私之其人實可用也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皷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以知人為明人臣以親擢為重夫援之於常流而寘之通顯不由進擬不自掄薦非知之實深而其人足以大厭人望能免人之議其私乎太宗皇帝嘗書向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朕將用之其後皆卓然為時偉望太宗知人之明至今誦之隆興之初起胡銓於左史擢王十朋於臺端中外竦動咸服聖明之鑒正人登用朝廷益尊具得祖宗用人之意矣

銓奏今之文職廢壞其尤甚者有四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何立四曰奏不直前有旨前殿依後殿輪左右史侍立餘依舊制　壬寅新授兩浙提舉市舶王端朝進對論中興創業守文上曰三者雖異其實一道人君不可驕縱若驕縱則一事不成　己酉四川安撫制置使沈介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支欲望因錢引之換界究失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蠲四川征斂之尤甚者輔以度牒稱提之則

歲可減百萬之斂乞委臣措置然後條具其合蠲之實
瑣科奏聞詔從之　辛亥天申節上率羣臣詣德壽宮
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禮部侍郎
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
弒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
葬也而可遽作樂乎又白宰相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
弟昆且嘗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事遂
寢　乙卯詔曰永惟國步之艱越在海隅之阻間者亟

馳於使驛庶幾少戢於兵鋒而邊候屢驚敵情未革既
揺蕩於秦隴復窺伺於荆襄爰奮厲於諸軍以肅清於
舊壤靡待前茅之警備將臨細栁以勞師副上皇與子
之心攄列聖在天之憤事諏龜筮躬御戎車眷言清蹕
之初申飭攸司之衆各揚乃職明聽朕言毋徭役以煩
民毋誅求以剥下佇成嘉績迄底丕平　是月申禁銷
金鋪翠及祠神僭擬踰制等事　右僕射史浩罷知紹
興府尋奉祠浩以不與出師之議力丐免侍御史王十

明亦有言也　命張浚兼都督荆襄汪澈召赴行在侍御史王十朋論太府丞史正志之罪詔罷之時張浚欲命李顯忠邵宏淵引兵進取而史浩數從中止之因城瓜洲白遣正志以太府丞視之正志合兩淮帥守監司備諭以廟堂指意正志有口辨既見浚亦云云而浚之意不回浩亦數因書為言兵少而不精二將未可恃浚不聽時上意方鄉浚故浩拜右僕射而浚亦有樞使都督之除會上將之進取命從中出三省樞院不預浩

遂丐去而正志亦罷斥云　復靈壁虹縣及宿州時張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其都統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富察圖們及同知大周仁乗勝進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疲急名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敵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漸潰遂引而歸虜亦解去浚

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敵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

龜鑑曰壽皇即政之初即日張浚入對遂除江淮宣撫使上勞之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而浚見上英武力陳和議之非此與高宗詔用李綱同一義然綱一出而為汪黃所沮浚一出而為史浩所沮惜乎隆興元年張浚名赴行在及時掃蕩壯哉斯言下詔親征不惑羣議命李顯忠趨靈壁一鼓而偽都督敗命邵宏淵屯虹縣再鼓而偽將降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今日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懾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

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為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伐而舉此豈嘗試僥倖者之為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侍御史王十朋為吏部侍郎先是十朋言天資愚戇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茅聞金人長驅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之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嘗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資忠義誓不與敵俱生臣實敬之慕之前年備員

館職嘗因輪對首言金必敗盟乞用浚等金果南牧太
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以江淮都督之任
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一月
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賛聖斷又乞陛下委浚以
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遣二將取靈
壁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
英斷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還幸災樂禍者横議
蠭起臣又言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

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固不以一衂為羣議所揺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臣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乞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竄殛以塞羣議又言聞近日陛下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十朋奏唐以中官監軍卒為亂階上曰未嘗有此十朋又奏近又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遂有是除尋出知饒

州　下罪已詔以宿州之師失利也張浚降特進改宣撫使參賛陳俊卿唐文若以下各降兩官邵宏淵李顯忠以下降罰有差浚留維揚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栻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　壬申胡銓奏事讀劄子至半上曰秦穆公殽之敗匹馬隻輪無返者尚能一戰而霸讀至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必亡上曰

二君皆恃安平驕淫至此　丁丑進呈軍人襄陽屯田

上曰此可罷陳康伯奏曰汪澈措置屯田頗就緒但不

當役戰士洪遵奏正合募人願耕者上曰指揮更添入

不得抑勒秋成所得依舊與之　已卯張浚言官兵因

戰鬬重傷廢疾不堪披帶之人望許令子弟親戚承襲

從之　丁亥詔守令監司出入阡陌勸課農桑以殖財

阜民則賞不汝遺厥或怠惰邦有常刑必罰無赦　秋

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尋上

疏言臣切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首會襄陽之兵以取荆南蓋天下勝勢所在先得之則雄視吳蜀一統之初實始於此自古以來蜀以重山為險吳以長江為險而荆襄之地平原廣袤以兵為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而其大者有六自陝虢出盧氏可以直抵歸州自光化出茨湖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唐州出棗陽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陽之三關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

抵光黄皆當以兵為險之地也而今之備兵反薄於守
吳守蜀之數一失枝梧虜勢横潰吳蜀之形釐而為二
屯兵雖多首尾莫應伏願陛下下臣之章於腹心大臣
議所以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
為陛下恢復之基天下幸甚　以湯思退為右僕射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旱蝗星變詔近臣條上闕政起
居郎胡銓請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
之貪殘者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劉珙疏言當信賞必

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剥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鋤贓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誠能廣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而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 甲寅户部言内外不住添屯軍馬合用粮料比舊增廣其數浩瀚今秋成不遠理宜措置收糴添助支用今且以每石作二貫

文除湖北京西路就去歲已降本錢外欲科降去年和
糴米支使不盡本錢并支度牒見錢關子等令逐路運
司拘收照應市價賤處盡本通融收糴從之　八月丙
寅詔朕惟共理允賴守臣比年以來遷易靡定欲使宣
化承流民安田里難矣載嚴成法毋徇私恩今後郡守
須到任二年方許差除　丙子詔昨議臣權借職田添
助國用深慮吏無圭租何以養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戊寅臣僚言檢放災傷守令未嘗加意乞再展限一

月州縣曉示許人戶從實陳訴委縣令同所差州官驗
視檢放知州覺察諸縣監司覺察諸州如有不行覺察
御史臺彈劾從之　以災傷避殿減膳降詔畧云比日
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減常膳
二三大臣其盡忠省過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戢奸禁暴
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振卹檢放師徒未息科調繁
興江淮襄蜀尤極勞擾疆埸之吏宜加安輯蠲其苛斂
以稱德意　癸未起居郎胡銓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

膳蝗蟲頓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遂日禱天蝗蟲遂
滅安可不至誠銓奏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
不足慮銓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
為賣直上曰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故近
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然非卿不聞此言銓奏云
臣事君猶子事父若於君有隱則於父亦有隱非忠孝
也上曰卿言甚善銓又奏德宗謂姜公輔為賣直上曰
朕嘗論德宗此言甚失不足法銓奏天語誠然宗社之

福也　初張浚以符離之役詔改都督為宣撫至是參贊軍事陳俊卿奏云改都督府為宣撫司恐使人情觀望號令不行殿中侍御史周操亦以為請遂詔復都督參贊軍事唐文若知嘉州以戸部侍郎王之望代之監惠民局劉汶罷言者論汶近因太白晝見陛下詔侍從以下條對得失汶乃公肆誕言遍投臺諫乞行遠竄故有是命　以龍大淵曾覿知閤門事二人皆上潛邸舊人上之初即位也以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覿帶御

器械去冬劉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指二人也是年三月度復上䟽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論摇唇鼓舌更變是非反復數百言尤為切至乃詔大淵除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事度復奏云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因求貶黜不報而中書舍人張震亦繳其命至再除震次

對出知紹興府震力辭不許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亦再封還録黄有旨龍大淵見在假候假滿日别與差遣曾覿依舊帶御器械度尋改權工部侍郎以所言過實也震力辭職名遂與外祠度辭新命改知建寧府詔大淵覿依舊知閤門事必大又格除命不下必大尋奉祠而二人之命亦寢未幾沂亦奉祠安節除兵部侍郎至是復申前命書行者中書舍人錢周材給事中工部侍郎陳之淵也　禁

士庶服飾僭異及歸正人胡服　九月己亥詔自今後內外主兵官進奉會慶聖節香踈香合幷沉香並不得過二十兩馬不得過四匹餘物並不得投進　辛卯御史周操奏建立長秋費用不貲方今軍旅未寧歲事荒歉望應奉繁文內外錫賜痛行裁節上曰朕宫中已痛加節省卿等更一切畧去浮費　癸卯詔已付張浚王彥令兵將官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不得倚托近侍進達可徑赴行在通進司投進　癸丑起居郎胡銓奏

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飲酒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謹畏如此

乙卯進呈手詔頗聞中外士大夫不安義分希進茍求多事造請執政大臣宣諭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謁等事上曰賓客固不可全不見但不當以此廢事有干求者卿等宜有以戒之　起居郎胡銓言嘗差權中書舍人臣與起居舍人馬騏同僚其人詳練乞改差騏上曰難以易卿銓奏臣與劉珙分上下房劉珙得上房臣

得下房下房多出内降如劉珙近日繳田師中表陳乞恩例冒瀆聖聽况臣綿薄決不能勝任上曰劉珙繳得極是朕初疑其稽遲耳繳駁貴於當理如卿名望不必固辭　先是北人移書云故疆歲幣如舊約即止兵上付督府荅書命盧仲賢攜往上戒勿許四州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北人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禀命許四郡遂以北人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

叛亡俘虜之人　是秋詔秘書省除少監秘丞外以七員為額　冬十月地震　十一月壬辰詔曰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佚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换授止令兼領其朝參職事俸給人從並令有司日下條具取旨既而環衛官共以十員為額　癸巳宰執言軍旅之際間諜居多巧為詆誣陰擾國政兼近世風俗之弊毁譽不公有害于治詔令宰執侍從臺諫謹

察妄有薦毀專事欺罔者具以聞奏當議重寘於罰以靖風俗上曰此弊已七八十年罰責必行正在君相朕與卿等行之湯思退奏毀譽不公久矣毀者當察之譽者當試之　詔曰朕累降詔旨優恤軍民其令尚書省下諸路帥守監司及諸軍統兵官各開具已見如何施行務使實惠及人無或失信　甲午詔學士院經筵官自今月七日輪二員宿直於學士院己酉侍御史周操內宿名對問遣使事久之上曰朕在宫中並無他用心

只是看經史并騎射耳

大事記曰自隆興元年令學士院及經筵官日輪二員宿直於本院以備咨訪或問經史或談時事或訪人才及執事所奏從容造膝過於南衙面陳先事獻言加於路朝顯諫故宇文价論夔路賑濟推賞此尚書夜對之言也陳騤論治贓吏當用祖宗法此中書夜對之言也倪思乞養皇孫國公德性此直學士夜對之言也金安節馬琪論諫官言事失當不宜深罪此侍講夜對之言也周操以侍御史內宿名對論遣使事王藺在講筵夜對論臨安府王佐貪汙事此禁臣夜直之雍容論奏也如此

詔福建提舉司具到本路見在常平米九萬九千二百餘石義倉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餘石今本司契勘

如無陳腐不須更行收羅從中書門下省請也　己酉給事中錢周材等看詳撫州勑賜同進士出身吳澥上書繳進罪言三册所陳治道革弊兵制理財取中原五事論議詳明言皆可行詔與堂除陞擢差遣　詔命侍從臺諫集議講和羣臣相繼論列而監察御史閻安中議曰敵人姦謀詭計以和而陷我於機穽者屢矣靖康之變其痛不可勝言也自翠華南渡以來絕江航海以掩我不備者不遺餘力矣其心豈欲與我和哉彼見吾

吳岳張韓之軍士氣少舒兵威稍振川陝屢勝順昌大
捷國勢駸駸乎强矣彼其時亦有蒙國之難焉恐吾積
怨發憤而遂夾攻之也比我師有靈壁之捷有虹縣之
捷有符離之捷虜人死亡者過半雖我之主帥失於綏
御衆散而歸不能以一鏃一騎尾從吾後臣知其無能
為矣彼見吾用孟明氏恐其濟河焚舟復有後日之舉
也於是虛聲恐喝又以和議而疑我焉一則以威彼背
叛之國安反側之心二則以沮我壯士之氣緩攻取之

計三則以疑我歸正蕭琦等輩四則以揺撼我唐鄧海泗等州五則以杜絶我謳吟思歸之人使不得以乘釁而生變也四州之地决不可棄當以和好為權宜用兵為實致起居郎胡銓議曰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人講和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為盟好可恃蕩然决去藩維之守一日完顔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獨斷奮然圖任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

之師兵不血刃而故疆復得使李顯忠盡忠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如破竹興復之期可指日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自京都播遷之後垂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金人緣此震慴知陛下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竒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人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國有人遂有乞食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刼

遷本於宰相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顔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金人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綦蔑我二聖污踐我兩宫殘毁我宗廟陵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今欲與不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或成其言可信决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况萬萬無可信之理摩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慮力修政事力勑守備力任將相力圖

恢復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
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臣
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燕安鴆毒不可懐也一
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
能戰乎其為鴆毒可勝寒心　張浚累疏爭之至曰自
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家其終不至於降
蓋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陰圖其富貴者矣不可不察
壬子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遵劉子奏近因北副元帥

書來有意求和陛下天資英武痛祖宗未雪之讎日思恢復而一聞彼言喜見顏色正欲休兵息民以荅天戒因為自治之計以待天下之變而圖之羣臣紛紛乃謂臣等意欲講和以茍目前之安今竊以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材選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務農重穀均財節用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今陛下無忘今日之紛紛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區區之愚不專為茍安之事

以實議者之言上曰彼能以太上爲兄朕所喜者朕意

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　初張浚累疏言敵彊則來

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

書報敵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

以許四州辱命朝廷乃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命使副

而召浚赴行在浚沿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自秦檜主和

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

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事

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為陛下出力用命哉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强之計因敵帥一再移書復將𠩄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欺陛下以歀之之名而共為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歀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歀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敵使之

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及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敵以四州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棄而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乃陳不可與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不可以輕棄累疏爭之未幾敵羈胡昉等上聞

之謂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歸一矣　十二月丁卯上曰殿司尚循舊弊如印馬多是病馬便印每匹數百千只緣人情應副又如私差人兵借事朕已說與王琪可作約束施行　左僕射陳康伯罷出知信州尋奉祠從所請也　以湯思退為左僕射張浚右僕射浚仍兼都督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之　庚辰上曰廣帥尚未除人宰臣湯思退等奏三廣去朝廷遠犀象珠珍所出帥守須以廉吏為先上曰古謂貪泉使夷齊飲

不失其廉也　詔諸路州軍歲起上供錢物例有拖欠監司郡守却以羨餘進獻僥冒賞典今後上供錢物須管依限起發數足如輙行率斂進獻仰本部按劾以聞
是歲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五萬有㫖令就便撥賜廣西所司充本路今年上供錢　朱熹入對三奏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可共戴天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其三言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

在乎邊境乃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

知荊南府張孝祥薦峽州布衣郭雍行義名不至賜號沖晦處士淳熙間再封頤正先生　總司掫造湖北會子七百萬謂之直候會子

甲申隆興二年春正月丁亥朔詔曰朕恭覽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朕祗膺慈詔嗣守丕祚今歲冬日至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

服御及中外支賞並從省約　癸巳上曰近日士大夫奔競之風少息否宰相湯思退等奏方欲措置上曰卿等近日極留意政事要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　甲申知潭州黃祖舜言江湖之間私鑄輕薄沙錢市井鋪戶每以好錢五百傳換一貫混雜貫百與鄉民賫買欲申嚴私鑄之刑戶部契勘私鑄毛錢及磨錯剪鑿並慱易私錢行使各有立定條法乞檢坐指揮下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切嚴約束從之　壬寅戶部言諸

路節次承降指揮和糴先拋降下未糴見錢銀并兩浙運司合樁今年歲額糴本移用錢及諸路常平剩下糴本等錢共二百萬貫令行在并隆興建康鎮江府衢婺州置場收糴米斛共一百萬碩依舊作常平樁管緣逐路提舉司循習住滯不催督錢數起發深慮用而過時有誤收糴欲將所科糴錢數劄下逐路提舉常平官兩浙運司日下計置盡數赴逐處糴場交納仍各具已催起錢數申尚書省從之　是月都督府言會子流轉行

便已是通快若廣行椿㮄本錢即日支遣則客旅不至
沮滯欲乞令禮部降空名度牒一萬道分下諸路出賣
於建康府置務椿㮄見錢專充會子本錢從之　詔諸
路監司帥守及統兵官條上優卹軍民事宜　二月己
未幸玉津園宴射　癸亥進呈張浚視師及措置邊事
指揮上曰暫往措置邊防待朕批去有警即行不須擇
日先是張浚奏敵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但三
月間春草生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

無事則不須行又奏近日外間往往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為盡善萬一機會之來王師得勝敵衆潰散不得不為進取之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恊力湯思退奏敵人變詐無窮朝廷規模要先定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浪戰不可須是機會不可强為卿等同心事無不立　戊辰進呈擬韓彥直知舒州上曰親民之官不可輕授湯思退奏彥直嘗為郎官張浚又嘗以為

成閔隨軍漕上曰更且試之以事他日可以親民付之州郡未晩宰執退曰上於州郡如此不輕可以知願治之意也彥直世忠子也　丙子上宣諭臣僚論列間有將臣刻剥士卒以充饋賂可令學士院降詔戒諭

臣留正等曰自昔將帥之以賄賂進未嘗不由於左右招權納賄者為之也小人之在君側乘間伺便竊行其蠱毁之說而賄賂之計得矣不思將帥之賄賂皆椎肌剥髓而得之也士卒困於椎剥淪於飢寒利入于權門怨歸於公上一旦有警驅之萬死一生之地孰肯為國用命者其始出於縱已欲而終至於誤國事可不戒其漸乎壽皇因臣僚論列亟發明詔丁寧戒諭而敕厲權貴之詞尤嚴其弗祇若明訓誡可

以必罰無赦矣髙宗紹興中嘗有詔曰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以因其所好以濟請託之私凡我左位若皆清白及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苞苴何所自入哉此可謂得其情矣

丁丑詔司農少卿陳良弼往浙東㸃檢常平等倉辛巳良弼言比㸃檢七州常平倉其間失陷借支壞爛失收米麥共二十七萬六千二十餘碩并常平錢一萬四千四十餘貫乞委提舉官徧詣所屬㓅刷係省錢米償納如所償未足候收納秋苗日盡償從之　是月雨雹

三月丁亥臣僚言今入仕之數日以多故注官之闕

曰以遠吏公然受賕無所忌憚人亦公然賕吏無所吝惜其弊有三一曰隱匿闕次二曰引例異同三曰捃摭小節臣謂凡今銓曹隨事生弊蓋不止此欲乞令本部長貳郎官更行條具務令詳盡從之　丙申進呈監察御史袁綜奏以病甚母老子幼身後狼狽湯思退等奏前此右正言都民望死曾支賜銀絹上曰恐自此為例思退等奏前此朝士有死者堂中亦有例送錢物欲送三百千與之上曰甚好思退等退相與言曰上雖此小

支賜亦不肯為例可謂節儉之至也　己亥淮東總領措置營田王𦍑言紹興五六年間置營田司臣嘗同領江淮營田經營二年初年官收五分莊户六分次年官與莊户各五分紹興六年官收約七十四萬碩莊户所分一同繼被旨結局分隷諸路漕司提領遂致人情觀望田政日削牛死不補客去不追今雖有存者所得無幾欲乞先於側近軍分與主帥商議揀次等不堪出戰及知農務之人每軍以十分為率差撥一二分列屯耕

作其置莊買牛造農器分課子並依昨差提領營田司
已降指揮施行假之歲月以漸增廣從之　丙午宰相湯
思退奏廣西遭寇數年乞降德音寛恤上曰其租稅收
得多少不要文具務行實惠　戊申臣僚上言內外官
司以貫來上者幾無虛日而吏部以磨勘轉官者其減
年之數多於實歷之人乞令吏部今後遇以減年磨勘
轉官者須將實歷過年政對用謂如一年實歷用一年
減年如此亦是合四年轉官者以二年轉也詔從之

是月内批劉度罷建寧府給舍黄中馬騏言度與郡且一歲矣今被旨放罷莫知其故上批劉度黨附敢為欺罔尚除大藩可依已降放罷指揮未幾中及騏亦以言去蓋龍大淵等初用事時諸賢攻之甚力故上意有朋黨之疑也　張浚復如淮視師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王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湯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陷浚計　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

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敵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敵至戍大功而敵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浚又以寧相來撫諸軍將士踊躍思奮敵聞浚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領受節

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人且以檄諭契丹敵益懼　初給度牒二萬道付諸路出鬻每道收錢三百貫侍御史周操言今來正是起催折帛夏税之時若添此一項愈見窘急每道乞量降五十千續有旨先次給降一萬道俟均賣盡日别取指揮後上謂輔臣曰聞臨安所科已自紛擾不如且已之

夏四月名張浚先是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乃議罷督階而以户部侍郎錢瑞禮吏部侍郎王之望為淮東

西宣諭使以代之之望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蓋欲使
議論歸一也至是詔罷督府應干錢物委端禮之望及
淮東總領拘收時湯思退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
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
貲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
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許之直學士院
洪适當制有棘門如兒戲耳之句蓋适自淮東總領召
歸附思退意言浚邊備如兒戲故又形之制詞也上察

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師判福州陳浚卿知泉州尋奉祠

龜鑑曰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紛起矣且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何至張皇如是耶嗟夫宣靖以來為敵所欺為和所誤為奸臣所罔曽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失敗上下翕翕以為危亡之必至不獨為之罷大臣咎論者朝廷之議又為之一變矣甚矣人臣任責之難也

五月壬辰宣諭以十七日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閱兵　癸卯進呈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琪奏神勇軍權統領官劉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軍統領王明填闕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諭王琪近所差劉洪年老軟弱今果死止是主帥作人情湯思退退而嘆曰陛下留意軍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為之君也　壬子臣僚言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裝載貨物私相博換錢寶乞禁止詔令宋肇嚴㲉劉繹依認地分晝夜緝捕用心捉獲格外優異推恩　八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巳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

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劄下王彥王之望等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過兵家無此理却要逐人回奏須用持大兵於重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則可若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聖鑒如此兵見機要　己巳詔夷陵之地今日為次邊利害下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司相度有無利便又見屯夔路兵聽鄰州差撥於夔州有無妨礙下湖北路并夔州路安撫司

同共相度經久利便申取朝廷指揮　秋七月丙戌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詹叔善劉子見年七十於條合該致
仕詔詹叔善引年知止足勵士風依條致仕特與一子
上州文學　丁亥臣僚言昨因諸路綱運遲滞遂降指
揮令寄居待闕等官部押優立賞格以為激勸積久弊
生其弊不一其一請託之弊其二侵害之弊其三夾帶
之弊其四僥冒之弊凡此四弊皆歸於權勢有力之人
賄賂請求姦巧爭奪乞將州郡綱運只差見任官管押

若不及全綱自有本州准備差使使臣據其多少貼差軍員亦可前去詔令户部措置既而本部言欲下諸路監司一依今來臣僚所請事理施行從之　辛卯詔昨來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禮畢除修製册寶行禮都大所一行官吏等已推恩了當所有本宫官吏諸色人未推恩可令有司討論施行臣僚言德壽宫官吏到宫先轉一官及受册寶文已推恩今若又復泛及似太重疊伏望聖斷特賜寢罷詔從之　戊申

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一司所以來遠人通物貨也邇來州郡官吏趣辦抽解之外猥多名色兼迫其輸納貨滯則減價求售所得無幾恐商旅自此不行繼而戶部欲行下廣南福建兩浙轉運市舶司鈐束所屬州縣場務遵守見行條法施行毋致違戾　是月江東浙西水雨雹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澇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兵部侍郎胡銓言當今急務莫大於備邊今與敵和議有

可痛哭者十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而江浙不安三也絶中原之望四也自秦檜竭民膏血以奉金民愁盜起齊述一變殺數萬人郡國二十四時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皆曰又將竭吾膏血以潤敵人今兩淮之人嗷嗷然皆曰又將如前日疲於敵使之往來而再命之不暇五也秦檜

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國之元老相
踵引去檜末年遣張常先汪君錫網羅張浚胡寅等三
十七人欲竄海島賴上天悔禍檜即殞命而三十七人
幸脫虎口然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彌遜魏矼
高登吳元美楊輝吳師古等皆死嶺海或死罪籍怨憤
之氣徹天今日和議或成則不附時議之士或蹈前日
之禍必矣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路允迪
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虜一旦叛盟劫執

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敵復請和其反覆如此檜不悟
卒有逆亮之變覆轍不遠七也頃者敵人移書盡取歸
正人檜一切還之如江南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
人幾謀變今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必反
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八也自秦檜當國二十
年空竭國力海內乾耗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
蠹國害民殆有甚焉九也真宗朝宰相李文靖公沆賢
相也嘗謂王旦云我死公必相切莫與敵講和自此必

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十餘年間祥瑞天書土木之役不息東封西祀饑饉薦臻旦始悔不用李文靖之言夫祖宗盛時尚以和議為不可況今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士氣惰怯溺於宴安之鴆毒國之元老如張浚王大寶王十朋金安節黄中陳良翰相繼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韓愈云言老成重於典刑是何可輕哉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自强不息則彊敵何足患哉天變水

災亦當銷縮不勞聖慮而滅矣　監察御史龔茂良疏畧曰夫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倖為小人專制為夷狄亂華而其間因權倖以致者蓋十七八焉今左右近習不過數人衆所指目形于謡誦以陛下英明果斷固不至容其為婚為㥘第一二年來進退一人材施行一政事命由中出人言譁然指為此輩甚者親狎之語流聞中外賢醻之作傳播遐邇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知此時内侍押班梁珂及龍大淵曾覿皆用事茂良疏蓋

指此也會言者論珂罪詔與外任宮觀茂良尋遷右正言入對首論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慍怒而未釋者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二人皆宮邸舊僚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未嘗預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覿所為行道之人類能言之而陛下尚未之覺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屢嘆百倍於未言之前也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及王之望參

政茂良以其嘗薦已乞回避詔除太常少卿茂良力求去乃命知建寧府　八月戊辰詔通判横州買成之特令再任從廣西諸司言佐郡有方為政不擾也　丙子臣僚言大理寺勘到左軍統制魏尚令人齎金銀來行在托相識尋訪關節求帶閤職必曽聞有如此而得者是以效之欲望將魏尚重作行遣别降指揮戒諭中外今後敢有受財贓滿者當以軍法從事詔從之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積雨無所鍾洩重為秋稼之害可令

遂州守臣考按古跡及今堙塞去處條具措置奏聞

是月魏杞使金先是上命湯思退作書與敵約許割四郡且求減歲幣之半尋又命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杞及疆敵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魏國公張浚薨浚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予

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師賜諡忠景浚自幼即有濟時志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繫擄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脩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陝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復陳宗廟大計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冲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

若居錢塘易以安肆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為言
禀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大
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
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倚
以大事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掌國多所引擢從
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
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
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

其才始在闗陜吳璘吳玠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琦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于朝卒成順昌之奇功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彦後皆為名將事母至孝母喪浚踰六十哀毁不自勝事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已子置義莊以贍宗族其子栻甫畢襄事即草土拜䟽言吾與敵乃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至誠惻怛之心無以交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

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之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元氣充而敵不難卻矣

朱文公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莫有知其為大變者獨公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土宇績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啚其功使公困于讒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於中外之辨其功盛哉惜乎浚之功未遂而檜之毒愈深後來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仇為義禮之當然稱叔姪之國減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深嘆哉

九月丙戌詔初除閤職供職人先令取索脚色委簿書官審人物不致驕騃鄙俗須歷任無員闕具諳實狀申閤門方許供職如未歷差遣人候經任訖照驗印紙與理額外元名次撥填員闕雖有專降指揮並許執奏

甲午詔江東浙西監司郡守比縁江東浙右俱被水災卿等既分外臺之寄能於所部講明田事預為陂塘渠堰防患未然使顯效著於將來者朕當不次親擢其或但為文具國有典刑朕必不赦　臣僚言建炎間凡

除郎官即於所降指揮便帶如未經上殿令閤門引見上殿此蓋祖宗舊制不知於何年月始不帶行知有先次供職之文欲望今後應除郎官依建炎指揮仍令其先次上殿然後供職見其稍有不稱即令外任或與祠祿詔從之　是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之望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横身任事之臣上大喜即軍中拜之

敵分兵入寇　交趾來貢　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没家財外取旨遵依祖宗舊制決配仍

撿坐天聖故事令學士院降詔　出内帑白金四十萬兩和糴賑濟尋詔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賑濟　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楊存中同都督錢端禮吴芾並為參贊軍事初兵部侍郎胡銓因轉對為上言與敵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

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敵既得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而三衙江池諸軍相繼皆出又命思退督師思退辭不行

通鑑曰魏公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招淮東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規

撰措置方有次序湯思退庸劣寡謀大唱和議雖張浚力言之何益彼思退者乃檜之死黨其為計畫大畧似檜然檜之主和雖陰與敵約亦未至密諭敵以兵而脅和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興大獄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也是則思退之罪又浮于檜矣

先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銓爭之尤力於是大臣皆不悅遂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將西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髙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銓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銓劾奏曰臣受

詔令范榮備淮李寳備江今寳逗遛視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勢去矣寳懼與敏犄角退敵兵時大雪河凍銓親持鐵椎斸冰士皆奮發銓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安銓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孥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　冬十月乙亥詔都督江淮軍馬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共議真陽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　詔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冝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

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　十有二月丙戌詔舉義兵

略曰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

能拯斯民之戹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

樂也又曰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

行不較禮文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

又求商州且索臨陳係虜之人是其更變無厭必欲尋

釁初無休兵結驩之意朕重違太上聖意已盡初式再

換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

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儻或不諧前好至於交
兵天實臨之非朕得已况我将校六師受國家爵禄之
久忠義所激自應奮勇捐軀為國雪耻　甲午詔魏勝
忠勇力戰陣亡可與贈正任承宣使仍賜其家銀絹一
千匹兩其子厚與恩澤郭淑在盱眙望風逃遁孔福在
濠州坐視敵兵縛橋過淮畧不措置未欲便加軍法郭
淑可勘停送静江府編管孔福可削奪官職白身自效
臣留正等曰慶賞刑威人主所操以為礪世磨鈍之
具也惟在夫用之以明守之以信而已故有功而賞

賞之無所顧吝有罪而刑刑之無所姑息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刑一人而千萬人懲而況乎行軍用師之際將以求盡人之死力其可不知出此哉觀壽皇所以厚魏勝陣亡之賞而嚴郭淑孔福逃遁苟偷之刑臣知忠臣義士益思所以奮厲而全軀保妻子之臣有靦面顏矣

是月楊存中陞都督先是湯思退既不行乃命存中同都督軍馬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為督視之望力辭乃陞存中為都督　詔諭歸正官民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師好戰要執不回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已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

之仁義削去舊俗投戈來歸與夫中土人民厭厭故鄉
喜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决不復遣
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讎共圖掃蕩
湯思退除職奉祠言者論其急於和議之成自壞邊備
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舡毀拆水櫃不推軍
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責居永州行至信州憂
悸而死

大事記曰思退大唱和議密諭敵以重兵脅和欲與
大功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則皆因檜之心而甚之

也思退雖以此獲罪而周葵王之望尹穡洪遵之徒為檜者多矣一浚豈足以勝百檜哉雖太學張觀宋咢葛用中等七十人論湯思退王之望尹穡鈎致敵人之罪而和議不可破矣

時參知政事周葵實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黄榜禁之畧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唱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蹈前轍為首者重寘典憲餘人編配黄榜出物論譁然於是太學生張觀宋咢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鈎致敵人宜斬之以謝天下書畧曰逆亮授首之後朝廷擢用張

浚都督江淮敵人不敢犯塞蓋由張浚備禦有方是以
寢敵人之謀故陛下無北顧之憂矣自湯思退首唱和
議之望尹穡附之極力擠排遂致張浚罷去邊備廢弛
墮敵人計中天下為之寒心而思退輩方以為得計今
敵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懷姦誤國豈可置
之不問哉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臣願陛下先正三賊
之罪以明示天下仍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
胡銓為腹心名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

陳良翰黄中龔茂良劉夙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上怒欲加重辟晁公武及右正言龍茂良同入對上怒稍霽之望亦為之救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决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左宣義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王抃使敵軍併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畧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

歲幣而已敵皆聽許

朱熹封事曰今日講和之説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百官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機術常行乎和之外我以汲汲欲和而其志慮常陷乎和之中前日之遣使報聘已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方且禁敕諸將申遣使介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者又曰太上皇帝念此憝之未報雖享天位而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必能成此志也今釋怨而講和非利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屈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其君人心䢖違天地閉塞㚖力舉南北之人而棄之豈曰愛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敘亦可謂舛矣

詔擇日親征　以陳康伯為左僕射　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而兼權參知政事　閏十一月辛未詔内藏庫支借銀一十萬兩應副戶部支遣日後令本部收簇撥還　是月詔館閣儲才之地依祖宗舊法更不立額　崔皐敗敵于六合　十二月甲申權尚書工部侍郎何俌進對因及用人才事上曰近日士大夫議論好惡多不公心卿每論事皆可施行如卿所謂其言若善雖仇怨在所當用如其不善雖親故不可曲從此

意甚好　庚子詔方今多事理宜博謀侍從兩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關臺諫者亦許會議　是月撥戶部鬻僧牒緡錢三百萬充會子本錢　赦沿邊諸州詔畧曰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龜鑑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

而當時洪遵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為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和者少惟張震張闡之論稍近正而牢執獨無奏章姑以聽和議之自成耳是則前日之失也今茲和議既成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耳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許之割地許之遣歸正人者其曰世讎不可忘者亦僅有張闡胡銓二人而已向者康伯猶不主和議今則康伯亦附會而言和矣蓋靖康之禍日遠月忘秦檜之毒日久月深後生晚輩不念前猷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讎為理義之當然嗚呼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讎之義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而當時朝論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慶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虛文何益哉此胡銓所謂舉朝皆婦人也其亦有感於斯乎然而考之當時端人正士如黃通老劉恭父張南軒朱文公最

號持大義者而黃通老入對則謂內修政事而外觀
時變而已劉恭父自樞府入奏則謂復讎大計不可
淺謀輕舉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宮上封章則謂東南
未治不敢苟為大言以迎上意南軒自嚴陵召對則
金人之事所不敢知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是數公
者豈遽忘國恥者哉實以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
同紹興之時仗義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餘風氣
沉酣人心習玩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不
然輕舉妄動開邊啓釁恐
不至遲之開禧而後見也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